

阿德勒自卑情结理论视域下《Hello! 树先生》的艺术心理学阐释

丁之羽 李 博 张雪寒

青海师范大学, 青海 西宁 810008

[摘要] 电影《Hello! 树先生》以生活在中国农村时代变革背景下的社会底层边缘人“树”的精神陷落与心理异化为主线, 塑造了中国当代现实主义影像中极具代表性及典型性的自卑人格形象。本文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个体心理学中的自卑情结、心理补偿等理论为核心框架, 剖析影片主角树产生自卑情结的创伤根源、行为表征与精神代偿机制。通过细节探究与精神分析发现, 树先生的怯懦、讨好、退缩与幻觉生成, 是因为曾受到的童年创伤、社会底层处境、价值感缺失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树先生从现实压抑走向精神崩坏的过程, 完整呈现了自卑个体在社会支持缺失状态下的心理崩溃路径。通过对电影塑造的这一自卑形象进行心理学解读, 为研究艺术作品中社会边缘人物自卑人格形象的心理阐释提供了案例。

[关键词] 自卑情结; 心理补偿; 艺术心理学; 《Hello! 树先生》

DOI: 10. 64635/ja. 2026. 1324

中图分类号: J905

文献标识码: A

An Artistic-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Hello! Mr. Tre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ler's Inferiority Complex Theory

Ding Zhiyu, Li Bo, Zhang Xuehan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810008, Qinghai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The film Hello! Mr. Tree takes as its main narrative thread the mental collapse and psychological alienation of “Shu,” a marginalized figure at the bottom of society living ami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 It creates a highly representative and typical image of an inferiority-based person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realist cinema. Taking Alfred Adler's theories of inferiority complex and psych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individual psychology as its core framework,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umatic roots, behavioral manifestations, and mechanisms of spiritual compensation that give rise to the protagonist Shu's inferiority complex. Through close examination of details and 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Mr. Shu's timidity, ingratiating behavior, withdrawal, and hallucinations result from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childhood trauma, his disadvantaged social position, and the loss of a sense of personal value.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Mr. Shu moves from real-life repression to mental breakdown fully presents the psychological collapse of an individual with an inferiority complex under conditions of deficient social support. By offering 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is image of inferiority shaped by the film, this paper provides a case study for the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inferiority-based personality images among socially marginalized figures in artistic works.

Keywords: inferiority complex; psychological compensation; artistic psychology; Hello! Mr. Tree

引言

《Hello! 树先生》是一部上映于2011年的电影, 在电影上映之后便饱受争议。影片通过半虚半实的叙事手法, 展示了时代变革下的农村样貌, 刻画了处于压制与分裂状态下的“树先生”这一人物的辛酸故事。在早期创伤、现实挫败与社会认同感低下等多重因素作用下, 树这一自卑又倔强的人物, 最终精神崩溃, 走向了虚幻世界。

目前学界对《Hello! 树先生》的研究多集中于社会批判、乡村文化变迁、象征美学与现实主义表达, 较少从艺术心理学视角系统揭示人物自卑心理的生成机制、外化形式与艺术呈现规律。本文以自卑情结理论为核心, 结合影片文本、人物行为、身体语言与视听修辞, 分析树先生自卑的创伤来源、心理结构与艺术表征, 阐释自卑心理在影像中的转化路径, 为音乐与影像类艺术作品的心理分析提供理论参照。

1 理论基础: 自卑情结与艺术代偿

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以自卑与超越为核心命题, 为理解人类心理活动与艺术行为提供了系统解释框架。

1.1 自卑与自卑情结的内涵

阿德勒认为, 自卑是人类普遍的心理体验, 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 而且“自卑感本身并不变态”¹, 个体能够把自卑感转化为积极进取的内在驱动力, 在追求优越的进程里得到弥补。与此同时, 阿德勒在“自卑感”的根基上提出了“自卑情结”的概念, 在心理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他将自卑情结界定为“当个体面对一个无法应对的问题时, 产生的全然无力应对的情绪, 便会出现明确的自卑情结”, 这种情绪会让个体陷入自我价值的深度怀疑, 无法通过正常的现实行动调节内心落差, 原本普遍存在的自卑感就此转化为困住自我的心理症结, 最终会进一步削弱个体的行动能力, 让其在面对生活困境时愈发退缩回避,

形成“自卑—无力—更深自卑”的负面循环。后来他扩大了自卑感的内涵，在后天成长中，身体缺陷、家庭创伤、社会地位低下、能力不足、情感挫败等因素都会产生自卑感。当个人面对无法适应的问题时，会持续强化无力感，陷入自我否定、敏感怯懦、逃避退缩的固定心理模式，即形成自卑情结。具有自卑情结的个体通常表现为：过度在意他人评价、不敢表达自我、习惯性讨好、行为退缩、社会兴趣薄弱、缺乏主体意识，逃避现实，严重者甚至会产生精神疾病或走上自杀的道路。

1.2 心理补偿与追求优越

自卑并非终点，人类天生具有追求优越的内在动力。为摆脱自卑带来的痛苦与焦虑，个体会通过补偿行为重建价值感。补偿分为两类：一是现实补偿，即通过努力提升能力、改善处境获得真实认可；二是象征性补偿，即在幻想、梦境、艺术或信仰世界中完成虚拟满足。当现实补偿长期失效，个体极易转向幻想代偿，甚至出现心理脱离。

1.3 艺术表达：自卑心理的视觉外化

在影像艺术中，自卑人格通常以可感知的艺术形式呈现：例如身体姿态蜷缩、眼神躲闪、语言被动、行为边缘化、情绪压抑、社交退缩等。艺术家通过对心理状态的视觉转译，使不可见的内在情绪转化为可见的艺术形象，《Hello! 树先生》中树的人物形象，正是自卑心理艺术化呈现的典型文本。

2 创伤与弱势：树先生自卑情结的三重生根源

树先生的自卑并非性格软弱，而是家庭创伤、社会底层处境、生存价值缺失共同塑造的结构性心理结果。

2.1 童年创伤：父权暴力与丧失之痛

树先生的深层自卑源于早期创伤。年幼时，他亲眼目睹父亲失手勒死哥哥，这对尚处童年的他造成巨大冲击。影片中，父亲每次出场都带着冷峻严厉的目光，日常里也总是严苛以待，仿佛象征着绝对的正确与权威。而哥哥在平常日子里为树带来欢笑与庇护，电影中他每次现身时，总有欢快的音乐相伴。哥哥始终是树的精神依靠。父亲在其心理结构中代表绝对权威、暴力压制、否定性力量。童年经验使其形成核心信念：自我是弱小的、危险的、不被允许存在的。这种创伤使树从生命初期便丧失安全感，奠定自卑人格的基础。

2.2 社会身份：底层边缘人的无权状态

树先生在乡村社会中处于最边缘位置：无职业、无收入、无地位、无话语权。他被村民随意调侃、指使、冷落，始终处于群体结构的最底端。影片中的二猪是看不起树的，通过与二猪的几次相处，树的自卑情结被不断加剧，其中具有高度戏剧冲突的一场戏，在高鹏那充满喜悦与欢庆的婚礼现场，宾客们欢聚一堂，热闹非凡。树先生正沉浸在欢乐的氛围中，却没想到一个意外的小插曲发生了。他一不小心踩到了二

猪的脚，这下可惹了麻烦。二猪被踩之后，心里顿时涌起一股强烈的不满情绪，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侵犯。于是，他当着众多宾客的面，毫不客气地要求树先生把满满一杯白酒一口气喝光，以此来弥补他心中的不快。树先生面对这样无理的要求，心中也满是委屈和不服。他鼓足了全身的勇气，虽然声音还在不住地颤抖，但还是勇敢地站出来指责二猪，说他这是在仗着自己的势力欺负人，完全没有顾及场合和情面。然而，二猪非但没有因为树先生的指责而有所收敛，反而更加嚣张跋扈。他竟然让树先生跪在地上，向自己道歉并且承认错误，丝毫不给树先生留有任何颜面，在这喜庆的婚礼上掀起了一阵不和谐的波澜。

2.3 能力与情感焦虑：男性价值感的彻底失落

树先生无技能、无未来、无承担家庭的能力，在婚恋关系中极度被动与自卑。小梅是一名患有听力障碍的聋哑女孩，也是树喜欢的人，同样是有“缺陷”的社会边缘人物，小梅却在树初次上门提亲时表现出不满与嫌弃，面对小梅，他渴望爱却不敢靠近，渴望尊严却无力争取。能力自卑与情感自卑相互叠加，使其男性价值感被彻底瓦解，进一步加剧自卑情结的固化。虽然在影片的后半部分，树与小梅举办婚礼并结婚，但在我的视角，这是树精神崩坏后的幻想，也是他精神逃避的自我补偿机制。

3 身体与行为：自卑情结在影像中的艺术外化

影片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在于以高度精准的视听语言完成自卑心理的具象呈现。

3.1 身体姿态：自卑人格的无意识表达

王宝强对树先生的演绎堪称教科书级别，树先生的身体动作是其心灵的直接外化。他在影片中总是频繁地吸着烟，但他吸烟的姿势却很不自在，不像一个抽烟很久的老烟民，拿烟的手总是别扭的；他总是低头、高低肩、手臂僵硬、双手好似无处安放，时常半抬在空中，尴尬时总是习惯摸头。这些肢体语言是树自卑人格的无意识表达。

3.2 眼神与表情：防御性的心理面具

树的眼神躲闪、游离，表情以木讷、傻笑、被动为主。但他的傻笑并非快乐，而是掩盖尴尬与紧张的防御面具，一个再自卑的人也应当有自尊，虽然树始终都自卑，但他的自尊心也在迫使他融入尴尬的场合，正常与人交往，哪怕是面对嘲讽，所以他用尴尬的笑和装傻充愣来维持与社会的正常接轨。

4 幻想代偿：自卑崩溃后的心理救赎与异化

当现实世界无法提供任何补偿可能，自尊被一次次践踏，树先生的心理防御彻底崩溃，转向幻想代偿，也就是影片中的虚幻部分——他精神崩溃后的梦。

4.1 从现实压抑到幻觉生成

首先，在长期的自卑与挫败感的笼罩下，树开始出现幻觉：他时常能看到父亲的鬼魂。在树的眼中，父亲严厉、教条而冷峻，每当生活发生重大变动时，

父亲总会在角落里用冰冷的眼神盯着他，仿佛在斥责他又犯了错。树的眼睛受伤、丢掉工作时，父亲的形象第一次在电影中出现；当他在村里受挫，前往长春投奔陈艺馨混日子时，父亲再次现身；就连与小梅洞房的时刻，父亲的身影也出现在画面里。最终树无法忍受，在幻想中掐死了父亲的鬼魂。这是自卑者最后的心理自救途径——通过幻想消除那个一直压抑自己、让自己始终活在恐惧与自我否定中的权威阴影，使他终于敢打破童年创伤的束缚，在幻想中为自己争取一点喘息的空间。紧接着，树的幻觉进一步扩张，开始逐渐模糊现实的边界，那些在现实中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愿望，开始以虚幻的形式在他的世界里逐一实现。

4.2 哥哥形象：理想自我的象征性复活

哥哥代表自由、生命力、被压抑的欲望，是树想成为却不敢成为的理想自我。父亲的鬼魂被掐死后，哥哥在幻觉中回归，哥哥总是开心地笑着，带着嫂子一起出现在树的幻想里，哥哥和嫂子看着蹲在树上的树，宠溺地叫树一起去阳光新城生活，这是树对理想自我的象征性补偿，以此弥补现实中自我的破碎与虚弱。

4.3 半仙身份：权力自卑的反向代偿

在影片后半部分，现实中无权无势的树，在幻想中成为未卜先知的半仙，他开始被人尊敬，被需要。在成为神算子之后，曾经最看不起他的二猪也有求于他，他利用半仙身份让二猪向他下跪，补偿了他现实中的那次下跪。这种身份反转是极端自卑者典型的过度代偿，通过幻想中的优越感抵消现实中的心理创伤。

4.4 精神异化：代偿失效后的心理陷落

树先生的幻想并非真正的超越，而是心理异化。他并未在现实中完成自我成长，而是彻底退入内心世界，以丧失现实功能为代价换取心理平衡。这一结局揭示了底层自卑个体在缺乏社会支持下的悲剧命运。

5 结论

《Hello! 树先生》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揭示了

自卑情结的恶性循环机制。树先生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个体长期处于被贬抑的社会位置，当情感需求持续得不到回应，当自我价值始终无法确立时，那种“我不够好”的心理暗示就会逐渐内化为本能。这种心理困局并非个人品德的瑕疵，而是结构性社会问题在个体心理层面的映射。从艺术心理学视角来看，影片的出色之处在于实现了心理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融合。导演没有采用直白的心理描写，而是通过身体语言、空间构图、色彩光影等视听元素，构建了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影像世界。那些摇晃的镜头、压抑的色调、充满隐喻的道具，共同编织出一张捕捉心理状态的精密网络。在这个意义上，《Hello! 树先生》不仅是一部关于自卑的电影，更是一部关于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寓言。

【参考文献】

- [1] 阿德勒著. 自卑与超越 [M]. 李心明译.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6.
- [2] 阿德勒著. 超越自卑 [M]. 黄国光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5.
- [3] 陈向玲. 阿德勒的自卑理论之于文学的意义 [D]. 西北大学, 2012.
- [4] 仇君南, 殷俊. 树先生: 无法同化的灵魂——《Hello, 树先生》人物解析 [J]. 艺术科技, 2014, 27(03): 98-99.
- [5] 常立佳. 谈阿德勒个体心理学 [J]. 林区教学, 2015, (08): 119-120.
- [6] 袁晚晴. 《Hello! 树先生》的心理叙事建构 [J]. 电影文学, 2017, (05): 105-107.
- [7] 史皓玮. 社会转型境况下的失语者——电影《Hello! 树先生》的疯癫形象解读 [J]. 视听, 2021, (07): 65-66.
- [8] 邵建东. 精神分析视角下《Hello! 树先生》中的人物设置 [J]. 传媒论坛, 2021, 4(14): 121-122.